



为谁妆点水屏风

· 悬疑爱情系列

黯然狂欢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催眠

黯然狂欢 著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催眠 / 黯然狂欢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7.5
ISBN 978-7-80188-731-3

I. 催… II. 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9756 号

催 眠

策 划: 水屏风工作室

作 者: 黯然狂欢

责任编辑: 陈世忠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xiandaibook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8.125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88-731-3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《催眠》内容简介

他和她，素不相识，生活在同一城市。一次偶然的邂逅，令他们深陷离奇梦境。是诡异的催眠所致？还是苦苦纠缠着的前世今生的痴与怨？究竟是什么，锁住了两个孤独而终不能聚的灵魂？故人远去，繁华落尽，一段惊世之恋，错乱了时空，缓缓浮出水面。

《谁住你楼上》内容简介

楼上客房经常传来弹珠落地、移动家具的声音。究竟那个空着的房间里发生过怎样的离奇事件？诡异的房间，失控的电梯，绝望却执着的爱……富有冒险精神的你，请跟随女记者一起，打开房门，进入那段慑人心魄的往事吧。

——作者点击



黯然狂欢，迷失在都市里的游魂，米虫一枚、四肢不勤、五谷不分。

欢迎你打开这本书，与我分享，片刻的快乐与悲伤。

丛书策划 / 水屏风工作室

责任编辑 / 陈世忠

封面设计 / 奇文云海 
www.qwyh.com

投稿邮箱 / dsdfsfs520@126.com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一 谁住你楼上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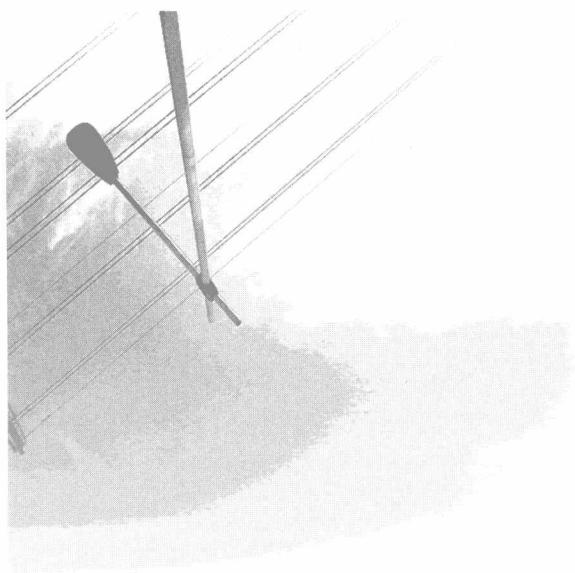
二 催眠 97

谁住你楼上

又一个雷雨天来了。

房间里传出阵阵家具移动、弹珠落地声。

冒昧问一句，谁住你楼上？



楔 一

大雨倾盆，雷声滚滚。

一场罕见的暴风雨突袭木川市，飞沙走石，乌云蔽日。天空蓦地阴沉下去，一时间，马路两边的光感应路灯争相亮起。车轮过处，路面积水潋潋，波光闪闪，为暴雨蹂躏下的都市平添了一份奇丽。

林美华走进住宅大厦，收起伞，在门口吸水的垫子上猛踩几脚，这才跨进一楼走廊，打开报箱取出晚报。

“林小姐，外边的雨不小啊。”大厦管理员张伯微笑招呼道，虽说林美华才搬来不到一个月，他与她已经相当熟络了。

“可不是嘛，天色全黑了，很少见这么大的雨。”林美华随口应道，正欲走进电梯，想起一件事，又退了回来，对张伯说道：“张伯，您能不能帮我跟楼上那家人说一下，他们半夜三更不睡觉，老是喜欢搬家具，还玩弹珠，很影响我休息。”

“你说你楼上那家？”张伯惊惶问道。

“楼上1301室，住的什么人？”

“1301室……没，没住人啊。”

“没人怎会发出怪声？”林美华追问道。

“肯定是你听错了。”张伯脸色骤变，抛下她走开去。

“怎么会听错？我听得很清楚。”林美华辩道。看张伯神情异样，她暗忖，莫不是他乘房主不在，将空房挪做它用？她揣测一下，不再多想，转身走向电梯。

张伯望着林美华的背影，想叫住她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能叫出口。他忍不住摇头叹息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人各有命，告诉她真相又怎样？只不过徒增恐惧。

林美华进了电梯，按下12号楼层键，灯没亮，几乎与此同时，13号键却亮了。按钮坏了吗？她嘟哝着，也没往别处想。

此时还没到下班时间，住宅楼内使用电梯的人很少，她搭乘的电梯

中途没人出入。楼层显示灯的数字随着电梯的升高而不断变换。

密闭的电梯，静得出奇。

不知怎的，林美华心底升起一丝不安，感觉似有什么阴霾不清的东西潜藏在身后，窥视着她。银灰色的金属墙，映出朦胧人影。眼角余光末端，她犹见一只怪异的大眼珠瞪目瞪视着她。林美华忍不住扭头看去，那眼珠倏忽消失了，金属板反光下，她瞧见自己形单影只地站在电梯里。

呵，不要吓自己，她拍拍胸口，继续仰望楼层显示灯。

悄无声息，那大眼珠又出现了，灯光下泛着刺目青辉。

林美华的神经一绷，猛转头，这回她看清了，所谓的大眼珠只不过是她发夹上的饰物。

“嗯，神经过敏，这世上哪有鬼啊？”她自言道，才刚吐出最后一个字，全身忽地打了个冷颤。没错，就在她左侧，一股阴凉气息直侵毛孔，她后背“噌”地冒起一层细碎汗珠。

恰在此时，楼层显示灯停在12号位置上，“叮——”地一声响，门板却纹丝未动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林美华猛按开门键，那电梯却不受控制，向上升去。

电梯坏了吗？她心下叫道。

令人焦灼的情绪没有持续多久，电梯到达13层，停住了。滑门徐徐打开，嗖嗖的冷空气飘逸而出。

林美华想关门让电梯降下去，按钮又一次失灵了。

无可奈何，她只得走进昏暗暗的13层。

这栋大楼每层有6户人家，对门排列。走廊一头是电梯，另一头是楼梯。白天靠走廊两端的落地窗采光，倒也绰绰有余，然而今天很特别，厚重的云层遮蔽了天际，楼内没开灯，走廊混沌不清。相比之下，落地窗外的街区显得异常光鲜明亮，乍看上去很有海市蜃楼的味道。

暴雨凶狠叩击着窗台，豆大的雨点滔滔不绝，急坠入室，涓涓汇聚，流向走廊低凹处。这么大的雨，大厦管理员应该会上来检查窗户有没有关好才对。林美华来不及多想，用力拉上窗子。

恰在这时，天空劈过一道闪电，瞬间，林美华想起张伯惊惶的模样。

1301 室里究竟有什么呢？她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。

走过那房间时，林美华好奇地膘了几眼。1301 室关着门，依稀有电视播音声从里边传出来。倏忽，一阵凉意扑上林美华脚背，她低头看去，1301 室内积水从门板下涌出，浸湿她的皮凉鞋。“喂，有人在吗？”她敲了敲门，不对劲啊，屋里积着这么多水，在里边看电视的人怎么会不管不顾呢？难道出了什么事？

那门并没有上锁，被她拍了几下，“嘎”地打开了。

一股怪味飘了出来，待林美华看清屋内情形时，不禁呆怔了。

屋里没开灯，电视屏幕闪烁着微弱的光影，整个房间笼罩在灰蒙阴沉的氛围之中。狂风夹杂着暴雨从洞开的窗户长驱直入，帘布被吹得横飞乱舞，墙上的挂历犹如八爪鱼，张狂翻腾，劈啪作响。地上东一堆西一件地落满了杂碎物品，一派风暴蹂躏后的景象。

“有人吗？”林美华叫道，上前两步，想关上急进雨水的窗户。

玄关处立着个砖砌底座的大金鱼缸，顶部安置的节能灯开着，散发出些许白光，她走近时，不经意扫了一眼，瞬即被缸内的景象震惊了。一白一黑两条金鱼翻着肚皮浮在水面上，腥臭浓烈，想必死去多日，身体已被泡得鼓圆涨大起来，隐隐有蛆虫在蠕动。

林美华不忍再看，直直冲进房间去关上洞开的窗户。“有人在吗？”她颤声问道，没有人回应她，卧室书房大开着门，不见人影。她略微停顿了几秒，决定不再管这家人的闲事，正要走出去，却见正对着电视机的高背沙发扶手上搭着一双脚。

室内暗淡，她看得不是很真切，待走近，看清那沙发上的景象时，当即吓得几近晕厥。一个年轻女人躺在沙发上，正咧开嘴巴露出癫狂笑容。僵硬的表情，异于常人的肤色，想必那女人已死去多时。从未经历过这般骇人场面，林美华几乎要跌坐在积水里，她拼着最后一点理智向门口逃去。

女尸的一只手臂垂向地板，好似在轻轻蠕动。林美华的心脏差点要

停跳了，头脑嗡鸣，视野里只剩下那死灰色的手掌，手掌在水中浮起又落下，似要爬起，又回归原处，唯见水波反射的光影在轻摇微荡。

是眼花吧？她喃喃自语。

“哈哈……”电视屏幕里，一个女人在狂妄大笑。沙发上，女尸蠢蠢欲动，企图爬起。林羨华直觉得毛骨悚然，犹自感觉那刺耳的笑声就是沙发上的女人凭借电视喇叭所发出来的。

她想要借尸还魂么？

林羨华恐怕自己再多呆一秒都会崩溃掉，她猛转身，冲向电梯，急切按动呼唤键。

楼层显示灯明明灭灭，电梯从高处不急不慢，缓缓落下。

“快，快点啊——”她祈求道，几乎贴在电梯门板上，不敢回头。假若那女尸追了来，假若这只是幻觉，假若……她感到一股寒气侵入脊髓，是风吗？还是……谁在抚摸她的后背？银灰色的金属门，模糊映出走廊上的景象，晦涩不清。

“叮——”电梯门打开了。谢天谢地，她呢喃叨念着，还来不及庆幸，那电梯门板“嗡”地又关上了。“不要啊！”她绝望叫道，侧过身体，极力往里边挤。

在一楼，不知是谁，按动了呼唤钮。

“咯——”13层楼上，电梯门缝间传来一声骨肉撕扯断裂声。

不久，电梯降至一楼，几个刚买菜回来的家庭主妇，暂且打住絮絮叨叨的闲话家常，把目光移向电梯。

当电梯门打开之后，主妇们仿佛被捅破巢穴的马蜂，轰然惊叫起来，有个胆小的女人当场晕了个不醒人事。警车和救护车一路呼啸着急驶而来。

第二天，有关电梯分尸案的新闻报道登上了各大报纸的显要位置。各家报社不遗余力，推波助澜，进行追踪报道。很快，另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横空出世，原来发生惨案的13层楼，3年前曾闹鬼夺去一人性命，不知这回是否恶鬼再现？报纸虽没有明说，但坊间民众对此无不

谈虎色变。

各类小道消息直闹得沸沸扬扬，满城风雨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这桩奇案就水落石出，警方调查的结论是林羨华实属电梯故障造成的意外死亡，电梯公司不得不偿付巨资，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。

楔 二

传说中的鬼屋位于有红大厦。

大厦房东迟富天的住所占据了这幢大厦的顶层，一半是空中花园，一半是他的豪宅。享受着别人梦寐以求的居家生活，而他却仿佛置身地狱一般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3年前，他认识了租住1301室的石丽春。自信是钻石王老五的他，对石丽春展开热烈攻势，不料却以失败收场。恼羞成怒，他用卑鄙手段对付她，没多久，石丽春便自杀死去，这使得他常常陷入惊恐噩梦中。

听从法师的话，迟富天在天台一角设置袖珍灵堂，每日一炷香，逢初一、十五还会给她烧纸钱，“你安心去投胎吧，别再执迷人世了。”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，悔不该当初去招惹她。

一阵风吹来，金盆里的纸灰打了个圈，翻飞起来。迟富天暗忖，莫不真是鬼魂来收钱？他不觉加快了烧钱纸的速度。

越心慌越容易出错，大叠纸钱粘在一起，原本旺盛的火焰倏忽低沉下去，迟富天赶忙拿火具翻动盆里的纸钱。这时，风势又起，火焰一窜老高，烧掉他一片手毛，痛得他呲牙跳脚。

雨季到来，木川市经常处于乌云笼罩之下。风势凶猛，预示着又一场雷雨即将来临。

大街上，行人眼见云层速变，纷纷加快脚步，欲躲开这场暴雨。

一片残余纸钱被风势带起，在半空中渐升渐高。

迟富天盯着纸钱，莫名地慌乱。那纸钱，为什么那么邪？好似有一

只看不见的手在任意把玩，让它飘来荡去。不，那不是风，风没有这么自如多变，纸钱飞了去，又缓缓飘回，迟富天目瞪口呆，眼看着它向自己撞了来，“啪——”躲避不及，那纸钱打在他脸上，发出一声响，犹如透明人，给了他一记清脆耳光。

“不要杀我。”他脸色大变，“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”

风云突变，才近黄昏的天空黑得极快，有点儿不同寻常的怪异。

葡萄藤叶在风中瑟瑟发抖，仿佛有什么邪恶力量，附身其上。

近年来，迟富天从未在天黑后踏足屋顶花园，那样做会让他惶恐不安。而现在，他置身室外，没有法师的符咒庇佑，他的恐惧升到了极点。

仓猝逃回屋内，他赶紧闩牢每道门锁，还好，有法师的符咒挡驾。只有屋里，在各个出入口贴着符咒的房间内，他才能获得片刻安心。他伸手去摸索电灯开关，摸到了，按下去，灯管嘶嘶轻响，现出些许微光，蓦地熄灭了。“不会吧？”他悲怆叫道。

恐怖的感觉再次飙升。

他打开应急灯，冲进卧室，关上房门，合上三道保险开关，推过五斗柜，顶住门板，转身奔向窗户。雨点嗒嗒急坠，他在惊骇中猛力拉上窗户，锁好，气息未定，又哗啦合上窗帘。

“这下安全了。”他擦擦额头冷汗。猝不及防，一道闪电划过天空，镜子里映出个苍白脸庞，他没看到，自己的表情已变得魔鬼般狰狞。

一

清晨。木川市，临江小区。

电视里传来有节奏的数数声“……6、7、8，好，这时你会感觉到腿部有些酸，我们来放松一下。”叶倾寻扯过毛巾擦汗，继续跟着节拍跳韵律操。

厨房里，乌噜弓身跳起，趴到案板上，绿莹莹的双眸，在不甚明亮

的晨雾中显得无比诡谲。洗碗残余的一点污水沾湿了它的皮毛，这猫爱干净，大约有些不快，前爪胡乱抓挠，不觉拨开了水龙头。“唰——”水柱喷射，溅了它一头一身。

“乌噜，叫你不要玩水，你怎么就是不听？”叶倾寻冲进厨房，飞快关上水龙头，把乌噜拎到客厅。

“呜咪！”乌噜装出一副可怜样，企图博取主人的同情。

叶倾寻可不吃这套，转身拿来一叠打印的账单，推到它面前。“你看，这是水费单、电费单、电话账单，都没交钱，你还敢大肆浪费，这个月再不交房租，我们就得睡到大街上了。”她滔滔不绝地恫吓，根本没把眼前这只猫的智商考虑在内。

乌噜用鼻子嗅了嗅那些打印纸，舔了舔那些纸片，味道还行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住口。”叶倾寻眼疾手快，抢过缴款通知单。“我看你是饿疯了。”她摇摇头。

叶倾寻是自由撰稿人，常在小报杂志上发表作品，偶尔接几单专题策划的采访工作。平时大手大脚花钱惯了，手边没多少积蓄。几个月前，母亲生了病，寄去不少钱，又有好几单稿费被拖着，没领到手，只出不入，弄得她近些天来得捉襟见肘的。

幸好昨天某杂志社的编辑边大姐打电话来，给她介绍了一份差事，还额外开恩，先预付了部分稿酬以解她的燃眉之急。杂志社想让她查出有红大厦1301室闹鬼的内幕，借着电梯分尸案的新闻热度进行深度挖掘，满足人们的猎奇心。

吃过早餐，叶倾寻坐在桌前，把收集到的资料又浏览了一遍。

三年前，租住1301室的石丽春服毒自杀，房东迟富天上门收房租，无意中发现尸体，当即向警方报案。蹊跷的是，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石丽春身份的东西，只有一张伪造身份证。警方在报上刊登了认尸启事，但如石沉大海，毫无所获。久而久之，警方也对这个自杀身亡的女人失去了兴趣，转而去追查其他案件。至此，石丽春的身份成为了一个不解的谜。

石丽春死后，事隔半年，居住在1304室的少年阿宝意外死亡，他的母亲坚持认为那是石丽春的鬼魂作祟，夺去儿子的性命。阿宝临死前，确有多人目睹他癫狂地呼叫石丽春的名字，并声称她要吃掉自己。这样一来，闹得13楼层的住客胆战心惊，争相搬出有红大厦。此后，再也没有人敢入住那一层楼。

“林羨华为什么要跑到13楼去呢？她和那个阿宝的死是不是有关联？”叶倾寻自语道：“看来得先找那位房东谈谈，最好能进入1301室实地查看一下。”

迟富天用毛毯裹住脸面，睡梦中翻了个身，闷得太久，他有些透不过气来。脖子好紧，他伸手去摸索，触碰到一块布条，那布条越缠越紧，好似有人在背后用力抽拉，想勒死他。他拼命扯着布条，却无法松开。一声女人的低叹声传进他耳里。

“是丽春吗？”他问。

没有人回答，但勒紧脖子的力道更重了。

“放过我，求你。”迟富天喃喃说道。头在痛，无法流通的血液肿胀在脑袋里，撑得太阳穴紧绷绷的，快要爆炸开来。

不知哪里传来铃声，令人心悸地暴响着……

蓦地，迟富天从噩梦中解脱出来，外边的门铃在响。

他站起身，拖开五斗柜，打开三把门锁，向客厅走去。

三年来，他深居简出，很少与外界接触，谁会来找他呢？早已吩咐大厦管理员，无关紧要的人找他，一律托辞不在打发掉，实在有要紧事的，也要经过预约，就算大厦管理员想要找他，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来。

早上10点，绝不可能会有人找上门来的。

迟富天的空中花园有一道铁门做防守，从电梯出来的人，并不能直接走进天台。他开了房门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栅栏后。

“你找谁？”他问。

“我叫叶倾寻。您是迟富天先生吗？我想找您商量一点事，能不能让我进去再说？呵，我看上去不像坏人吧？”叶倾寻微笑着说。她不想那么早提及采访的事，根据经验，记者在这儿是不受欢迎的，搞不好会让她吃个闭门羹。

“谁跟你说我是迟富天？你找错人了！”迟富天面不改色地说道，随手“哐”地一声关上房门。

“真是个好脾气的家伙。你说的是吧？”叶倾寻叹道。

“喵——”乌噜从挎包里探出头来。

“去吧，进去玩玩。”叶倾寻把乌噜放到地上，拍拍它的背。

乌噜灵巧地扭动身体，眨眼间钻进栅栏里。

二

迟富天在水龙头下冲了冲脸，用毛巾擦干。站在镜子前，他打量着自己，不过是几年时间，他竟变成了一个可怜的老头子。

丽春，如果当初不曾遇见你，多好。他感叹到。

“锵”，厨房传来一声金属响，似乎有人碰倒了什么。

难道那个女人进来了？迟富天撩开窗帘一角。叶倾寻仍站在栅栏门外。他走进厨房，眼见一把水果刀跌落在地。怎么？没人，刀子会自己移动吗？他的神经又绷紧起来，慢慢走近那把刀。突地，眼角余光捕捉到一个黑影闪过，猛回头，身后什么也没有。

他捡起那把刀，放回桌上。

“嘎嘎嘎——”木头磨擦声从客厅传了出来，好似小鬼在推磨。

迟富天倒吸一口凉气，重又拿起刀，握紧把柄，循声找去。“嘎嘎嘎——”难耐的磨擦声仍在继续，客厅里没人，声音是从桌底下传来的。

一只黑猫在用前爪抓挠桌腿，那桌子不是很结实，轻轻颤动就会发